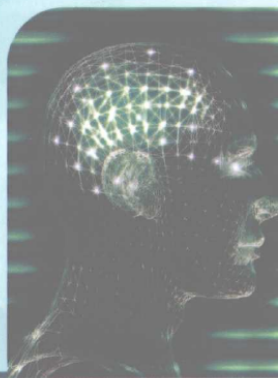


针灸的

探索·经验·思考

张 仁 / 著



人民卫生出版社

PEOPLE'S MEDICAL PUBLISHING HOUSE

张仁
著



针灸的探索·经验·思考

人民卫生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针灸的探索·经验·思考/张仁著.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09. 1

ISBN 978-7-117-10738-9

I. 针… II. 张… III. 针灸学—研究 IV. R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62481 号

针灸的探索·经验·思考

著 者: 张 仁

出版发行: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继线 010-67616688)

地 址: 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芳群园 3 区 3 号楼

邮 编: 100078

网 址: <http://www.pmph.com>

E - mail: pmph@pmph.com

购书热线: 010-67605754 010-65264830

印 刷: 北京蓝迪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850×1168 1/32 印张: 16.125

字 数: 402 千字

版 次: 2009 年 1 月第 1 版 2009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117-10738-9/R·10739

定 价: 32.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打击盗版举报电话: 010-87613394

(凡属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销售部联系退换)

作者简介

张仁医师从 20 世纪 60 年代起，开始针灸医学的学习和临床，1983 年毕业于陕西中医学院针灸系并获硕士学位。主任医师，获国务院特殊津贴。现任中国针灸学会副会长、上海市针灸学会理事长。曾任上海市中医文献馆馆长、上海市中医药情报研究所所长。在北京、上海、重庆、东京、台北出版过 50 部左右的中医针灸著作。

前面的话

我从事针灸已经近 40 个年头了。在此期间我独力撰写或主编的中医针灸著作，包括不同版本在内大概有 50 部，在业内也算是个“高产”作者了。然而，认真查点一下，这些著作中，绝大多数是编著，真正称得上“著”的只有两本，一本是 1989 年出版的《中国针刺麻醉发展史》，我足足用了两年时间，为了取得第一手资料，我坐硬席车、住招待所，在我国的北方、西北和南方多次深入采访，信函更远至日本。可惜曲高和寡，只印了 1500 册。不过令我欣慰的是，此书竟获得诸多专家的好评，曾多次获奖，而且尽管过去了近 20 年，还有不少学者向我索书。

第二本，就是这一本了。写这本书，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是用了我的大半生。是我毕生从事这门事业的一个总结。为吸取上面那本书曲高和寡的教训，无论在内容和形式上都作了力所能及的改进。内容分三个方面：一、探索卷：主要介绍对针灸学的探索过程。这是因为笔者既有师承、自学及学校教学三种不同方式的学习过程；也有在边疆农场、在特大城市和欧洲发达国家行医的独特经历。有一定的典型性，可以给后学者一点启示。二、经验卷：这是本书重头戏所在。介绍我近 40 年积累的在针灸治疗各科病症方面的经验，其中突出针灸治疗现代急症和难治病，特别是近年来在眼科病中的经验。对读者有一定借鉴意义。三、思考卷：是笔者近 20 多年来从事针灸文献、科研及行政管理工作所积累的对于针灸医学历史、现状和

前景的一些思考。实际也是一些经验之谈。在写作形式上，我希望打破以往同类著作的沉闷和刻板。第一卷，强调内容的真实性 and 文字的艺术性；第二卷，重视内容的科学性和文字的严肃性；第三卷，重视内容的历史性、现实性、前瞻性和文字的可读性。但在写作风格上力求统一。

写这样的书，对我来说也是一种探索，恳切希望能得到读者的指教。

我的助手：刘坚和王顺二位医师，帮助我做了不少案头工作，谨致谢忱。

最后，深深感谢人民卫生出版社对我的一如既往的支持。

张 仁

2008年夏于上海市中医文献馆



目 录



探索卷

卷首语	1
第一章 在新疆	2
第一节 王排长的头痛	2
第二节 新医疗法室	5
第三节 中风犯人	8
第四节 一起事故	11
第五节 脑病患儿	14
第六节 断针意外	16
第七节 截瘫姑娘	19
第八节 亲历针刺麻醉	23
第九节 师医院讲课	26
第十节 新乡学艺	30
第二章 在陕西	34
第一节 导师郭诚杰	34
第二节 硕士论文	37
第三章 在国外	43
第一节 首次出国讲学	43
第二节 谢海洲教授	46
第三节 针灸在荷兰	51
第四节 失明老人	56

■ 目 录

2

第五节	荨麻疹患者	59
第六节	沙亨达拉医生	62
第七节	“虎标油”行动	65
第八节	达尔文	73
第四章	在上海	78
第一节	首部专著	78
第二节	胆石病与猪脚爪	80
第三节	寻找针刺麻醉第一人	84
第四节	在台湾出书	90
第五节	活佛	93
第六节	遭遇医闹	96
第七节	针刺麻醉新篇	100
第八节	悬灸	106
第九节	浅野周先生	110

经验卷

卷首语	115
第一章 概述	116
第一节 针灸学术思想	116
第二节 针灸临床经验	125
第二章 内科病症	146
第一节 中风恢复期	146
第二节 难治性面神经麻痹	149
第三节 面肌痉挛	155
第四节 三叉神经痛	158
第五节 血管性偏头痛	161
第六节 帕金森病（附：遗传性共济失调）	164
第七节 恐怖症	168
第八节 血管性痴呆症	171

第九节 冠心病心绞痛·····	174
第十节 梅尼埃病·····	177
第十一节 甲状腺功能亢进症·····	179
第十二节 射精不能症·····	182
第三章 外科、皮肤科病症·····	186
第一节 颈椎病·····	186
第二节 肩关节周围炎·····	190
第三节 腕管综合征·····	192
第四节 腰椎间盘突出症·····	195
第五节 膝关节骨关节炎·····	198
第六节 乳房囊性增生病·····	200
第七节 胆石病·····	203
第八节 慢性荨麻疹·····	206
第九节 扁平疣·····	208
第十节 痤疮·····	211
第十一节 湿疹·····	214
第十二节 黄褐斑·····	216
第十三节 斑秃·····	219
第四章 妇科、儿科病症·····	223
第一节 子宫内膜异位症·····	223
第二节 子宫脱垂·····	225
第三节 小儿脑病后遗症·····	228
第四节 遗尿·····	231
第五章 眼科、耳鼻喉科病症·····	234
第一节 眼疲劳症·····	234
第二节 眼肌痉挛症·····	238
第三节 麻痹性斜视·····	241
第四节 眼型重症肌无力·····	244
第五节 青少年近视·····	247

第六节	弱视·····	250
第七节	色觉障碍·····	252
第八节	角膜病（附：遗传性角膜溃疡）·····	255
第九节	虹膜睫状体炎·····	258
第十节	单纯性青光眼·····	261
第十一节	中心性浆液性脉络膜视网膜病变·····	265
第十二节	视网膜色素变性·····	267
第十三节	青少年性黄斑变性·····	271
第十四节	年龄相关性黄斑变性·····	274
第十五节	视网膜血管阻塞·····	277
第十六节	视网膜脱离·····	279
第十七节	视神经炎、视神经萎缩·····	282
第十八节	视神经挫伤·····	287
第十九节	皮质盲·····	289
第二十节	感音性耳聋（附：耳鸣）·····	292
第二十一节	过敏性鼻炎·····	296

思考卷

卷首语·····	301
第一章 历史与现状·····	302
第一节 经外穴的历史与现状·····	302
第二节 针灸处方的历史与现状·····	318
第三节 针法的历史与现状（附：拔罐法简史）·····	336
第四节 灸法的历史与现状·····	349
第五节 针灸保健防病的历史与现状·····	369
第六节 急症针灸的历史与现状·····	376
第七节 难病针灸的历史与现状·····	404
第八节 针刺麻醉的历史与现状·····	420
第九节 针灸意外事故的历史与现状·····	432

第二章 思考与展望	453
第一节 中医学在学科发育中的阶段	453
第二节 中医路在何方	458
第三节 提升中医两大能力的思考	465
第四节 中医学走向世界的思考	472
第五节 中医文献研究的思考	475
第六节 针灸医学的困惑、挑战与对策	479
第七节 针灸科学研究的思考	487
第八节 针刺麻醉研究思路的反思	491
第九节 迎接针灸学的新突破	496
追忆王雪苔教授	500



探索卷



卷首语



弹指间，我从事针灸已经近 40 年了。这条路和我的人生之路一样，既充满着曲折、坎坷和艰辛；也不断带来神奇、机遇与希望。从古尔班通古特大漠边缘的军垦农场到渭水之滨的古都咸阳，从黄浦江畔到阿姆斯特丹，针灸与我，不弃不离，一路同行。而针灸医学源远流长，其博大精深更非一代生命可以丈量。最近，有人提出“记忆文学”一词，青年时代我倒确实做过一阵子文学梦，但那早已化作一缕轻烟消散而去。而“记忆”二字却给我以启示，如果把我这么多年来对针灸医学的追索或者说亲身经历实实在在的写出来，不论是出现奇效后的喜悦还是败走麦城后的苦恼，是不是会对后学者有所帮助或者说启示呢？于是便有了本卷的文字。

第一章 在新疆

第一节

王排长的头痛

1966年，后来一直到白发苍苍还被称作上海知青的我们，来到了新疆石河子的兵团农场，这也是最后赴疆的一批上海知青。每天一早，天蒙蒙亮，上工钟声敲响，几乎与此同步，我们的地窝子前也响起带着浓重湖北口音的破嗓子，喊我们起床。那时我年轻贪睡，刚想打个迷盹，被子就被毫不客气的掀开。此人是我们知青排的排长，名叫王德仁。五短身材，却长着一圈令人生畏的钢针般的略显花白的胡子，一副凶巴巴的样子。而最引人注目的是，他的脑袋上一年四季总是紧紧缠着一条花里胡哨的毛巾，夏天再热，从不取下；即使是零下二三十摄氏度的严冬，也是照缠不误，再在外面戴一顶皮帽子。每天他只带着我们干活，从不多讲话。还好，对我们干活的质量倒并不怎么挑剔，只是大家闹得实在不像话了，他才吼几声。后来我才从其他老军垦那里了解到，王排长是兵团的老劳模，他有十分严重的头痛病。缠毛巾，是他自己发明的止痛方法。

在上海时，我曾业余向我的叔父学过针灸。赴疆前夕，从医多年的老叔父送了一盒针灸针和一本名叫《新编针灸学》的书给我，语重心长地说：“好好学，总会用得着的。”我记住他的话。收工之后或星期日，闲来无事便一面看书，一面在自己

身上练针。当时连队只有一个卫生室，贺卫生员也是半路出家的，到团部医院又有几十里地。于是，不久，便有人让我治病。我照着书上扎针，居然也取得了效果。慢慢地有了些小名气。连旁边的五连、三连的也跑来叫我针灸。有一次，我正给一个关节痛的人扎针，感到背后有一个浓重的呼吸声，回头一看正是王排长，他直勾勾地盯着我。那病人笑着说，“老王，你的头痛让小张拾掇拾掇吧，他的针灵着哩。”王排长不以为然地哼了一声，头一扭就走了。

大概过了半年，在我终于治好浇水排老山东王耿祥的周围性面神经麻痹之后的一个傍晚，王排长走进我们的地窝子，破天荒地在我的柳条把子床上坐了好一会，临走时忽然说了一句：“明天上我屋里，治治我的头痛。”

第二天是大星期日（当时农场以10天为一星期），我应约来到羊圈旁的土房，王排长已挑起门帘，正襟危坐的等着我。屋里除了一张板床和一个半人高的大面缸外，空空如也，不过收拾得很干净。当桌子用的面案板上热气腾腾的泡着一搪瓷杯开水，我喝了一口，因为糖放得多，有点甜得发腻。他告诉我，头痛已有20多年，还是在国民党当兵时，被长官劈头敲了一棍子留下的病根子。1949年9月25日起义后，一直在野外工作，修完天山公路又筑乌鲁木齐到独山子的乌独公路。那时节，天气奇冷，又是没日没夜的干活，头痛时发时停，一直没有止住过。1957年根据兵团决定全部人马移师下野地建设军垦农场，条件更为艰苦，往往连睡觉都穿着衣服，而脱下衣服往脸盆一搁就成一盆碎渣渣。头痛发作也就更为频繁更为严重了。开始，痛得剧烈时，卫生员给的止痛片还顶点用。后来，吃各种止痛片都毫无用处，干脆也就不吃了。他自己发明了这个缠头止痛法，还管点用，而且缠得越紧，效果似乎越好。现在是天天发作，白天干活时稍轻一点，晚上痛得厉害。满头发胀兼针刺般痛，且以前额及两颞侧为主。我请他解开毛

巾，进行检查，只见前额部到处青一块、紫一块。他说，这是他自己用力捏的，可以减轻疼痛。

我是第一次碰到这么严重的头痛病，心里一点把握都没有。不过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我对照着书中关于全头痛穴位处方，取风池、太阳、阳白、神庭及合谷穴，得气后留针 20 分钟。针后，他顿觉头痛减轻了许多。他显得很高兴，我亦颇为得意。约定每日针治一次。第二天晚上，他照例泡了杯糖开水等我。告诉我，针后头痛轻了 2 个小时左右，又恢复原样。我便又照原方针刺，但这次针后效果似乎没有前一次好。以后效果越来越差，针到第 10 次时，几乎没有任何作用了。

我决定打退堂鼓了。第二个大星期日，我躲在地窝子里看书，破例没去针灸。下午三、四点钟光景，我拿了搪瓷缸准备去食堂打饭（星期日一天两顿饭），缠着毛巾的王排长堵住了门，面无表情地说：“拿上针，上我屋里去！”我只得顺从。他挑开门帘，里面热气腾腾，坐在火墙炉子上的大铁锅内的水正沸腾，面案上是刚擀好的宽面条。他让我先喝糖水，然后端了满满的一碗捞面条递到我手上，用不容置疑的口气说：“吃了！”我不好意思的吃完面条。抹抹嘴，嗫嚅着说：“你的头痛我实在无能为力了。”“胡说！”谁知他二眼一瞪，说：“我脑壳痛了 20 多年，是天王老子就那么十次八次能拾掇好！我找你就是信得过你，治好治坏我都不怪你，治就是了。”

这天回来后，我在墨水瓶做的油灯下把我唯一的一本针灸书《新编针灸学》从头翻了个遍，在最后附录部分读到一首明代的针灸歌诀《玉龙歌》，其中写道：“偏正头风痛难医，丝竹金针亦可施，沿皮向后透率谷，一针两穴世间稀”。我不由灵机一动，王排长的头痛病也是偏头痛、正头痛兼有的难治症。是否也可以用这种选穴的方法试一试呢？于是，第二个疗程开始，我就用透穴法。但是，我从来没有透过穴，给他针刺时，针体弯了，疼得王排长龇牙咧嘴也没透成，取针时反倒出了很

多血。说也怪，这次针刺后，头痛竟减轻不少。王排长说，“有时痛得厉害，我用缝衣针烧一烧，在最痛的地方放点血，也有点效果，你是不是也试试。”我赶忙到卫生员那里要了几个空的青霉素瓶子，磨去底，在他的几处疼痛最明显的地方，刺血后，进行吸拔，果然拔出很多黑紫色的血。从这个疗程开始疗效尽管时好时差，但总有一定效果。

也不知几个疗程之后，他终于取下缠了多年的毛巾。那天清晨叫我们上班，他特地剃了个光头，在边疆明亮的阳光照耀下，显得十分夺目，我心里十分欣喜。后来又治疗了两个疗程，他终于彻底告别了头痛。

大约3年之后，我已调到团部医院工作。记得是一个中午快下班时，王德仁排长来看我，他的头上又缠着一块破旧不堪的毛巾，人也苍老了不少，杂乱的胡子全白了。我不由一惊，叫了他一声老排长。他惊恐的向四周一看，摆摆手说：“快别乱叫了”。只是简略的告诉我，因为历史问题，他被打成“国民党残渣余孽”，大会上批斗了好几次，排长早就不当了，现在已下放到马号跟大车。因为想不通，头痛这一老毛病又发作了。我当即让他在我的新医疗法室针灸。他沉重地摇了摇头，说：“不用了，恐怕治不好了。我只是来看看你，外面马车还等着。”我一直送他到医院门口。因为医院离六连有20多公里，路远加之忙，之后我一直没有去看他，也没有再见到过他，后来听说他回湖北老家，落叶归根了。

第二节

新医疗法室

回到兽医站已是傍晚时分，刚下马，赵兽医就告诉我：“团部下了通知，让你明天去医院报到。”声音中充满了不舍与无奈。

这一夜，我难以入眠，4年的兽医生活已经使我深深地爱上这一行，一匹匹病马转危为安治疗成功的喜悦，与来自巴里坤大草原亦师亦友的赵兽医的愉快合作，都使我难以割舍。但是，有机会能专门从事我所向往的针灸事业，又使我义无反顾。这一天，我记得是1971年7月15日。

夏院长亲自接待了我，他带我走进门诊的注射室，对正忙着的护士阿瓦汗说：“以后张医生就在这儿上班”。他又指指窗台对我说：“针灸用具都在这儿，还需要什么可以到后勤去领”。他让我熟悉熟悉环境就走了。窗台上放着3只落了一层灰的不同型号的玻璃火罐和1个装安瓿的纸盒，盒内躺着二三十根曲曲弯弯的毫针。阿瓦汗是个说得一口流利汉话的维族姑娘，她告诉我，这是门诊部主任黄医生用过的，大概有一二个月没有人碰过了。我又打量了一下未来的工作环境，我所能合用的是一张床和两个方凳，完全独用的只剩下那个窗台了。这就是全部家当！心里不由一凉。不过我想，既然来了，先干着再说吧。

尽管那时针灸挂号不收钱，但第一天上班总共只诊治了4个病人，之后一连几天病人也不多。我的心真有点急了，总感到背后有一双双芒刺般的怀疑、嘲笑的目光。如果因为没有病人，灰溜溜的再回兽医站，面子往哪里搁。为了提高疗效吸引病人，我拼命找书读，当时找得到的也只有《赤脚医生手册》、《快速针刺法》等一些红塑料封面的普及读物。这一天，三连畜牧排的杜班长找我治疗肩周炎，他是我当兽医时的老熟人，所以我特别上心。刚好从书上看到一个叫“颈臂”的新穴，说是对肩周炎、中风偏瘫有特效。于是就活学活用。果然，一针下去，酸麻直达指尖，取针后，老杜也顿觉轻松许多。然而还来不及等我高兴，当天下午他就被牛车送到急诊室，竟被诊断为因针刺颈臂穴过深引发了气胸，幸好X线显示是轻度的。门诊部黄主任给他开点药和几天病休让他回去了。下班时，矮